





第三五三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宋史紀事本末

明 馮琦原編
陳邦瞻增輯

元史紀事本末

明 陳邦瞻撰

七五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三

宋史紀事本末

紀事本末類

提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臣等謹案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八卷明陳邦

瞻撰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戊戌進士官

至兵部侍郎事蹟具明史本傳初禮部侍郎

臨朐馮琦欲仿通鑑紀事本末例論次宋事

分類相比以續袁樞之書未就而沒御史南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鋗

編修臣裴肅覆勘

昌劉曰梧得其遺稿因屬邦瞻增訂成編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伐周迄文謝之死凡分一百九目於一代興廢治亂之跡梗概畧具袁樞義例最為

賅博其鎔鑄貫串亦極精密邦瞻能墨守不變故詮叙頗有條理諸史之中宋史最為蕪穢不似資治通鑑本有脈絡可尋此書部別區分使一一就緒其書雖亞於樞其尋繹之

功乃視樞為倍矣惟是書中紀事既兼及遼

金兩朝當時南北分疆不能統一自當稱宋

遼金三史紀事方於體例無乖乃專用宋史

標名殊涉偏見至元史紀事本末邦曆已別

有成書此內如蒙古諸帝之立蒙古立國之

制諸篇皆專紀元初事實即應析歸元紀之

中使其首尾相接乃以臨安未破一概列在

宋編尤失於限斷此外因仍宋史之舊舛訛

宋史紀事本末原序

宋史紀事本末者論次宋事而比之以續袁氏通鑑之

編者也先是宗伯馮公欲為是書而未就侍御斗陽劉

先生得其遺稿若干帙以視京兆徐公徐公以授門下

沈生俾讐正之因共屬不佞續成焉凡不佞所增輯幾

十七大都則侍御之指而宗伯之志也編成宜有叙

曰史自紀傳而外益以編年代有全書尚矣事不改於

前詞無增於舊臚列而彙屬之以為討論者徑斯於述

疎漏未及訂正者亦所不免然於記載尤襟

之內實有披榛得路之功讀通鑑者可無表

樞之書讀宋史者不可無此一編也乾隆四

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納纂官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事既已若存若亡而漢唐之盛智名勇功獨為誦說者所艷慕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覩其極也變

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舟行乎水而不得不視風以為南北治出乎人而不得不視世以為上下故周而上持世者

式道德漢而下持世者式功力皆其會也逮於宋則仁

義禮樂之風既遠而機權詐力之用亦窮藝祖太宗觀其然故舉一世之治而繩之於格律舉一世之才而納之於準繩規矩循循焉守文應令雍容顧盼而世已治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原序

大抵宋三百年間其家法嚴故呂武之變不生於肘腋其國體順故莽卓之禍不作於朝廷更以仁為治而蒼鷺乳虎之暴無所施於郡國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結駟之俠無所容於閭巷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獨其弱勢宜矯而煩議當黜事權惡其過奪而文法惡其太拘要以矯枉而得於正則善矣非必如東西南北之不相為而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曰世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善因者鑒其所以得與其所以

失有微有明有成有萌有先有後則是編者夫亦足以觀矣余故不揣而叙之俾論世之君子於茲得有考焉萬曆乙巳仲春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高安陳邦瞻書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載匡胤之意都下譖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

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辟酒卧久伸徐起將校已露刀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披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賞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閨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

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大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劒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披升殿即皇帝位

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帝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每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

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伐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為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為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為樞密直學士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為僖祖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

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
孟夏 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即
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
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
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
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
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
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五

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
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
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勣王全斌分道
擊之仍勑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
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
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
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
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六

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
衛融請死帝怒以鐵錐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
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
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
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
已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
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
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

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
周世讐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

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

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寄

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勸重進未可輕發

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

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

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

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

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

勸帝自行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

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

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

數百人揚州平史臣曰韓通死于宋未受禪之頃忠

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與否未易言也

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

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

殂謚曰恭帝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

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

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真定

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殿前

都點檢不復除授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

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

兵趙普數以為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

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

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弊者彼臨時亦不

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

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

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

重惟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嗚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

鐸為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宜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選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

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閩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

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闕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閻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周回貿易免所遇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備設

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漢超在闕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闕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闕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

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遼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畧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五

以杯酒釋兵權為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托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財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

一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冲嗣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兜狼

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伐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

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歛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

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冲討文表未至

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鬻而食之集首朗

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冲諭意孫光憲因言

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

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

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

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夕延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

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

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拚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

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冲大懼因盡籍其

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

以王仁瞻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

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為黃州刺史三月

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

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

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唱

之黠其少健者令先入朗照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

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為

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

權知潭州湖南辰州在唐分為錦漢巫叙四郡唐末

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既平湖南

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猺人

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召至汁察其可任擢

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

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猿猱

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

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孟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果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革何所用之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三

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瞻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岩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吏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岩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